

明

史

明史卷二百九十二

列傳一百四十三

毛伯溫

唐 甯

譜

珍

族子旦
余光

汪文盛

子宗伊
地象賢

張

岳

毛伯溫字汝厲吉水人祖起廣西知府伯溫舉正德三年進士授紹興府推官擢御史巡按福建禁有司額外征歛布政使陳珂已入為大理卿伯溫追劾其侵盜竟罷去再按河南市猾倚鎮守孫中官為奸伯溫捕之急中官怒揚言將許於朝伯溫聞徑詣其邸索食中官不得已為治具伯溫善飲啖常妻十餘人中官固已愕然及酒酣伯溫謂曰外傳君有遺言君

乃肯款我耶中官慚謝無之伯溫笑曰固也聞君在
山東訐御史廉二萬金僅得直御史今益有名已失
利而獲資人以名我固知君弗復為相與大笑極歡
而罷已復按湖廣壽王府軍校為暴按治之伯溫有
機智所至鈞隱摘奸人莫能測世宗即位中官張銳
張忠等已下獄論死其黨蕭敬章霜陰緩之伯溫抗
疏請并誅敬章中官為之屏氣嘉靖初遷大理寺丞
六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其秋李福建獄作坐伯
溫為大理時失入褫職歸十一年冬用薦起故官撫
山西旋移順天皆未赴改理院事明年進左副都御

史為趙府宗人祐掠所許解官候勘已獲褫職十五年冬皇嗣生將頒詔外國禮部尚書夏言以安南久失朝貢不當遣使請討之帝入其說遂起伯溫右都御史與咸寧侯仇鸞治兵待命伯溫以父喪辭不許令御史趙士道明年五月至京上方畧六事會安南世孫黎寧遣陪臣鄭惟僚等懇英登庸弒逆請興師復讐帝疑其不實命暫緩師勅兩廣雲南守臣勘報而使伯溫協理院事御史何維栢請聽伯溫終制不許伯溫引疾不出至禪除始起視事其冬遷工部尚書十七年春雲南巡撫汪文盛等以登庸降表至請

宥罪許貢承為薄臣下廷議僉言不可許乃改伯溫
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尅期啓行當是時帝以用兵
事重本無必討意特欲以威服之而兵部尚書張瓚
無所經畫率視帝意嚮為可否朝論藉藉咸言不當
與師又不敢顯諫帝亦知之制下數日兩廣總督侍
郎張經以用兵方畧來上且言須兵三十萬餉百六
十萬石請預為計而欽州知州林希元則極言登庸
易取狀請即日出師瓚不敢決復請廷議及議上亦
無成策帝不憚讓瓚師偃止命伯溫仍協理院事明
年二月帝幸承天詔伯溫總督宣大山西軍務俄遷

官僚加兼太子賓客大同故有鎮邊鎮川私賜鎮河
鎮虜五堡相距二百餘里當極邊迫近賊帳自巡撫
張文錦以築堡致亂自後無敢議修復者伯溫曰變
所由生以任用匪人非建議謬也卒營之募軍三千
防守給以閒田永除其賦邊防賴焉錄功加太子少
保是時登庸懼見討教上表乞降籍其土地人民以
待命帝亦欲因而撫之特遣侍郎黃綰招諭會綰過
有所要求帝怒罷綰下廷臣再議撫勦之宜於是廷
臣咸言當討帝從之閏七月命伯溫鸞南征文武三
品以下不用命者聽以軍令從事仍諭賊臣登庸及

子方竊如果悔罪來降待以不死伯溫等既至廣西
會總督經總兵官安遠侯柳珣叅政翁萬達張岳等
議徵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凡十二萬五千餘
人分三省自馮祥龍峒思陵州入而以奇兵二為聲
援檄汪文盛帥雲南兵駐蓮花灘亦分三道以進部
署已定會鸞有罪召還即以珣代十九年秋伯溫等
進署駐南寧馳檄安南臣民諭以天朝興滅繼絕之
義討罪止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降者以其地授之
懸重購購登庸父子而宣諭登庸果束身歸罪盡籍
土地人民約款軍門即如詔書宥罪於是登庸大懼

遣使詣萬達乞降詞甚哀切萬達送之伯溫所伯溫
承制許之期十一月東身來歸萬達先築臺鎮南閩
張御幄置幕以待時方瀛已死及期登庸率從子文
明及部酋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各素衣繫組於頸至
閩南俟命伯溫傳令啓閩登庸等跣足膝行北面稽
首上降表伯溫令去組受其表登庸等俯伏拜謁如
儀復就軍前謁伯溫等伯溫宣天子恩威納其國籍
并所還欽州四峒地權令還國聽命馳說以聞帝大
悅詔改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以登庸為都統使
世襲置十三宣撫司令自署置伯溫受命歲餘不發

一矢而安南底定者由帝本不欲用兵故也論功如
太子太保二十一年正月還朝復理院事上申明憲
綱八事帝優詔褒納時邊閔數有警伯溫請築京師
外城帝已報可給事中劉養直言廟工方興物力難
繼乃命暫止其年十月張瑄卒伯溫代為兵部瑄貪
黷戎備盡壞伯溫銳意振飭會廷臣議上防邊二十
四事軍令一新言官建議請嚴實親軍京軍及內府
力士匠役以裕國儲伯溫因疏兄濫當筆者二十餘
條上之凡錦衣騰驤諸衛御馬內官尚膳諸監素為
中貴盤踞耗蠹者盡在革中帝稱善立命清汰自是

宿弊頗釐而左右近習多不悅二十三年秋順天巡撫朱方以防秋畢請撤客兵未幾寇大入直逼畿輔帝震怒并總督程鵬斌治鵬謹戍方斃杖下御史舒汀因言方止議撤薊鎮兵而并撤宣大則伯溫與職方卽韓最無所逃罪帝遂削伯溫籍杖最闕下八十戍極邊伯溫歸疽發背卒穆宗立復官賜卹天啟初進諭袁懋伯溫氣宇沉毅臨事決機不動聲色安南之役翁萬達張岳之策為多伯溫能用之且力薦於朝二人遂大見委信具虛懷善任有足稱者

唐胄字平侯瓊山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

以憂歸劉瑾斥諸服除久不赴官者胄坐奪職瑾誅
召用以母老不出嘉靖初始起故官疏諫內臣織造
請為宋死節趙與瑤追諡立祠進員外郎遷廣西提
學僉事訓諸生以義禮土官及瑤蠻悉令遣子入學
擢金騰兵備副使土酋莽信橫虐計禽之保山知縣
趙九舉父子肆惡劾置重辟木邦孟養爭地備兵鎮
巡議興師胄請先遣使宣諭木邦感悟遂獻地累遷
廣西左布政使桂林盜發以計獲其渠七人餘皆解
散官軍討古田鳳凰砦賊久無功胄遣使撫之其魁
曰是前唐使君令吾子入學者耶即解甲與使者俱

來境內大安靖江府宗室受封言自登名玉牒即當
賦祿請補給月八千石有奇胄以有爵始有祿宜自
受封日始諸宗大譁屹不動詔報從其議且為著例
馬十二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未幾移山東遷
南京戶部右侍郎十五年改北部進左侍郎其冬帝
以安南久不貢將致討郭勛復贊之詔遣錦衣官問
狀中外嚴兵待發胄上疏諫曰今日之事若欲其修
貢而已非惟兵不必用官亦無容遣若欲討之則有
不可者八請得一陳之古帝王不以中國之治治
蠻夷故安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也太宗既威黎季犛

求陳氏後不得始郡縣之後兵連不解仁廟每以為恨章皇帝遂成先志棄而不守此今日所當率循二也外夷分爭中國之福安南自五代至元更由劉紹吳丁黎李陳八姓迭興迭廢而嶺南外警遂稀今其紛爭正不當問奈何歟赤子以威小醜割心腹以補四肢此無益有害三也若謂中國近境宜乘亂取之臣考馬援南征深歷浪泊士卒死亡幾半所立銅柱為漢極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雖嘗平之然屢平屢叛中國士馬物故者以數十萬計竭二十餘年之財力僅得數十郡縣之虛名而止况又有征之不

克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朝故事乎此可為殷鑒四也外邦入貢乃彼之利一則奉正朔以威其隣一則通貿易以足其國故今雖兵爭尚累累奉表牋具方物致闕求入守臣以姓名不符却之是彼欲貢而不得非抗衡而不貢也以此責之於詞不順五也興師則需餉今四川有採木之役貴州有凱口之師而兩廣積儲數十萬率耗於田州岑猛之役又大工頻興所在軍儲悉輸將作不知興師數十萬何以給之比財用困竭六也然臣所憂又不止此唐之衰也自明皇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神宗伐遼之役始

今北寇日強據我河套邊卒屢叛毀我藩籬北顧之憂方殷而更啟南征之議脫有不測誰任其咎七也
錦衣武人闇於大體倘徇枉是非之實致彼不服反足損威即令按問得情伐之不可不伐不可進退無據何以為謀八也且今嚴兵待發之詔初下而征求騷擾之害已形是憂不在外夷而在邦域之中矣請
停遣勘官罷一切征調天下幸甚章下兵部部臣亦以為忠謀得旨待勘官還奏更議之後卒撫降如胄
議郭勛怙寵為其祖英請配享胄疏爭之十七年帝欲祀獻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胄力言不可帝大怒

下詔獄考掠削籍歸是冬遇赦復冠帶明年卒隆慶
初贈右都御史胄耿介孝友好學多著述立朝執義
不撓論海南人物者以胄為冠冕焉

潘珍字玉卿婺源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諸暨知縣
正德初入為大理評事歷山東僉事分巡兗州賊劉
七等猝至城下有備不敢攻去而掠曲阜珍奏徙縣
而城之改巡海右有都指揮恃內援大肆戕削珍按
正其罪歷福建副使捕斬劇盜三百餘累遷湖廣左
布政使定宗祿就近轉輸民便之嘉靖七年以右副
都御史巡撫遼東遭憂去起督南京操江再遷兵部

左侍郎十六年四月帝決意用師安南珍上疏諫曰
安南故交趾地歷代所不臣國初雖常得之旋以反
者數起章皇帝不忍疲敝中國舉而界之黎利誠至
計也今陳蒿莫登庸皆弑逆之賊而黎寧與其父諫
不請封入貢亦二十年揆以大義皆所當討何獨狗
寧請為之左右乎且其地本不足郡縣置其叛其服
無與中國今北寇日蕃東西聯帳萬里烽警屢聞自
冬及春奏報無虛日而我芻糧耗匱士伍不充顧乃
釋門庭之防忽眉睫之害殫竭中國之力遠事羣盜
非計之得也臣愚謂調兵轉餉之令可毋遽下第遣

文武才望大臣二人奉勅佩印往駐交廣界上調集
近郡土漢軍聲言進討而移檄數登庸罪赦其協從
有願討賊自効者優為叙錄仍檄黎寧及其部下各
以所部兵合勦借我天威壯彼氣勢彼逆賊父子不
擒則降何必帶師遠涉疲我士馬哉帝責珍阻撓成
命令對狀珍引罪竟褫職歸尋以恩詔復官致仕珍
蕪直有行誼執節不渝家居十二年中外十餘薦皆
報寢卒贈右都御史族子旦字希周弘治末進士由
戶部主事歷知漳州邵武二府有異政民為樹碑建
祠三遷浙江左布政使斥羨金不取嘉靖八年權右

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數平巨寇改南京大理卿再遷
刑部右侍郎十五年冬以兵部左侍郎提督兩廣軍
務時安南議起詔起復毛伯溫討之且行過其里語
之曰安南非門庭寇事當慮始倘兵連不解轉餉不
繼非細故也公宜以終喪辭往來之間可少緩師期
俟其聞命求款因而撫之可以百全伯溫默然且抵
廣適安南遣貢使來馳疏言莫登庸之篡黎氏猶黎
氏之篡陳氏也本不足深較順逆蓋蠻邦無禮義不
可以中國治若因其俗治之則元昊可壽子密可侯
而黎利可王也今朝廷將興問罪之師登庸即有求

貢之使其心何嘗不畏天威乞勅所司熟議容臣等
減嚴觀變以待彼國之自定若登庸恪修臣節奉表
獻琛於中國之體亦足矣豈必窮兵萬里然後快哉
章下禮兵二部時族父珍適以言得罪於是尚書嚴
嵩張瓚阿帝意劾且議不用會伯溫入都見且疏不
悅言兩廣總督宜擇才任兵事者遂改且南京兵部
以張經代之且聞即引疾乞休且言伯溫一入朝輒
取更移督撫大臣他日得志何所不為帝怒勒致仕
且行履修紫與珍並負時名其自嶺南還也吏白例
支庫金三百為道里費且笑曰吾以不妄取為例何

如卒贈工部尚書當旦上書後半歲廣東巡按御史
余光亦上言臣始在都朝士有言安南曷取者臣亦
信之及今始知其不然登庸已盡有安南之地黎寧
播遷莫知其所竊意黎氏由國君在陳氏為賊子
抗拒中國在我朝為亂魁今其失國或者天假手於
登庸以報之也夫蠻邦篡奪乃其故常自宋以來丁
移於李李奪於陳陳篡於黎今黎又轉於莫天道好
還於茲可見即欲再興黎氏勢必不能今日但當問
其不庭責以奉貢彼若順服因而撫之不必勞師役
衆煩我中國也若必欲南征則勢難以窮追兵不可

久駐師老生變未見其可臣聞古人臣出疆有安社稷者得以專之已遣官至彼境上宣揚天威責其修貢道里懸遠往復陳請必失事機乞令臣得便宜從事帝以光疏又引五季六朝事不倫下之兵部部議答光輕率奪其俸無何光進鄉試錄禮部尚書嚴嵩責其誤奏之被逮削籍光江寧人起家進士

汪文盛字希周崇陽人正德六年進士授饒州推官持憲不阿為淮王祐祀所惡有顧嵩者亦素憾文盛嘗挾刃入王府被執因誣文盛使來刺王王以告守臣下獄訊治久之得白還官入為兵部主事偕同官

諫武宗南巡杖闕下嘉靖初歷福州知府遷浙江陝西副使皆督學校擢雲南按察使十五年冬庭議將討安南以文盛才幹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當是時黔國公沐朝輔劾兵事一決於文盛文盛知莫登庸已篡位安南舊臣不服多據地構兵乃廣為方略招攜懷遠有文武淵者據宣光以所部萬人來降文盛使使撫納之文淵遂獻進兵地圖且言舊臣阮仁蓮黎景琦等數輩皆分據一方與登庸抗俟天兵至當號召國中義士諸方並起登庸可禽也文盛以聞請量授一秩詔授文淵四品章服子弟給冠帶由是

歸附日多文盛又招徠安南旁近諸國助討皆聽命
乃奏言老越地廣兵衆宿為登庸所畏可使當一而
八百車里孟良多兵衆可備徵調今其酋長俱未襲
職乞免其保勘先授以官彼必爭先鼓舞為中國用
帝悉從之登庸勢益孤文盛乃傳檄安南登庸所部
能以土地來歸者仍其故職并諭登庸令束身歸命
於是其部衆亦多來附而文淵常率兵攻破登庸鎮
守營登庸怒命子方瀛攻文淵又失利文盛以蒙自
縣蓮花灘地當交廣水陸衝要列營樹柵置兵賊腹
中為諸歸正人聲援登庸益懼使使奉表來降并授

牒文盛願如制修貢且補積歲所遺貢額因言黎寧
實阮氏子所持印亦偽不可信文盛乃與朝輔具以
狀聞乞俯從其請會朝議不許文盛益治兵積粟為
進討計既而毛伯溫至南寧乃受登庸降如文盛議
安南遂定是役也功雖成於伯溫然伐謀制勝文盛
功為多及論功伯溫及兩廣鎮巡官俱進秩而文盛
止發銀幣奸人唐翔請開大理銀礦帝已許之文盛
力斥其妄遂下翔吏二十年召為大理卿會九廟災
大臣當自陳而文盛道病疏久之始至帝將罪之吏
部言文盛實病乃令致仕踰年卒賜卹如制從子宗

元宗凱宗伊俱進士宗元官終通政使宗凱尚寶卿
宗伊字子衡為文盛後由鄉試第一舉嘉靖十七年
進士除浮梁知縣累官兵部郎中楊繼盛劾嚴嵩及
其孫鵠冒功事宗伊執議不撓忤嵩自免歸隆慶初
起南京吏部郎中歷應天府尹吏事精敏力裁諸司
供億歲省民財萬計萬曆初進南京大理卿三遷戶
部尚書總督倉場致仕卒天啟初追諡恭惠當文盛
之受命治兵也副使鮑象賢謂不如撫之便已卒如
其言象賢歎人由進士授御史歷雲南副使毛伯溫
檄文盛會師以象賢領中哨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

陝西踰年代石簡撫雲南集土漢兵七萬人討元江
賊那鑑鑑懼仰藥死遂撫安其衆推擇那氏後立之
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賊魁徐銓等糾倭賊
縱橫海上象賢檄副使汪栢等擊之斬首千二百級
銓等就戮廣西賊黃父將等擾慶遠令叅議陳善叅
將戚振合兵擣其巢大獲予象賢一子官入佐南京
兵部被劾回籍聽勘家居十年起太僕卿後以右副
都御史巡撫山東召拜兵部左侍郎象賢亦達有大
畧頗著聲績而給事中張鹵以為虛名鮮實劾之吏
部尚書楊博等稱其賢乃詔留任然象賢竟以年老

引去隆慶初卒族父道明南京戶部尚書

張岳字維喬惠安人祖綸萍鄉知縣父慎英德知縣

岳自幼好學教行誼以大儒自期舉正德十一年進

士授行人武宗寢疾豹者請令大臣侍從臺諫輪直

起居視藥餌防意外變不報與同官諫南巡杖闕下

謫南京國子學正世宗嗣位復故官吏部再欲選為

給事御史辭不就遷右司副以母老乞便養改南京

武選員外郎歷主客郎中方議大禘禮張璁求始祖

所自出者實之禮官皆唯唯岳言於尚書李時曰是

安知為祖也而祀之不如為皇初祖位毋實以人天

子紫蜀明德穆穆而臨之雖千百世以上可假而至也
時大喜告璉璉不謂然以初議上帝竟令題皇初祖
主如岳言璉大驚亟求見岳岳不往銜之出為廣西
提學僉事行部柳州軍以缺鉤故大譁城門閉者五
日岳謂知府曰汝謂我學使者不聞守土事乎今啓
門召之入厲色詰之皆頓首言饑困狀岳立命予鉤
悉散去尋以計禽首惡十人置之理一軍帖然入
賀改提學江西又不謁謝璉先是行選貢法止取文
學不論廩次無則缺之岳在廣西謂諸生雖固陋非
任貢然不可無以塞詔旨免擇其稍可者貢如願至

是庭試黜落者七人岳坐誦廣東鹽課提舉御史巡
方者承總指數侵辱之岳不為屈及岳遷慶州知府
御史道其故乃知出總意抵官減徭役督民力農有
棄地廣衍悉令墾治教之桔槔以運水糞民多盜珠
池岳居四年未嘗入一珠家人戲問珠何狀岳取庫
中珠入示立還之民遂無盜珠者時帝使使往安南
詰莫登庸弒主狀岳言於總督張經曰莫氏篡黎可
無勘而知也使往苟受謾詞徒辱國且起兵端請留
使者毋前經不可是時林希元知欽州上書請決討
莫氏劫行間岳貽書止之且曰欽州非用武之區君

亦無封侯相希元得書慚岳復條不可討六事上之
朝經曰空言罷兵亡以塞明詔子能保毋用兵降登
庸乎岳曰降登庸非義也必不得已今納地取號自
伏詣闕獻中國版籍然後可經曰若此能令聽乎曰
岳請圖之經頷焉岳又慮中朝過聽希元言致誤國
計乃為書貽執政曰安南之事廟謨成算有非遠方
下吏所能測據遺民傳報正德八年黎調襲封無嗣
以兒子譔為子十一年陳嵩作亂調遇害嵩篡立未
幾國人擁譔立之嵩奔越諒山譔立七年為莫登庸
所逼出居升華登庸立譔幼弟應而相之卒又弑應

自立國分為三黎氏在南莫氏居中陳氏在西北其
後諒山亦為登庸所有陳氏遂絕而黎氏所居即古
日南地與占城隣隔大海登庸不能踰之而南故
能相持兩存近者登庸又以交州付其孫福海而自
營海東府地名都齊居之蓋安南諸府惟海東地勢
最大即所謂玉山郡也此賊負篡逆之名常練兵習
戰以備我又時揚言於邊求入貢邊人以非故王也
弗敢以聞若正名致討則萬里興師遠涉山海祇為
黎氏報讐若第責職貢不入則彼同欲貢無待於兵
故愚以為彼內自爭亂未嘗有所侵犯可且置之待

其亂定乃貢於國體亦未有損若必有用兵勝收利
鈍非岳所敢知也執事得書不能決已而毛伯溫來
視師張經一以軍事委岳又以翁萬達才進二人於
伯溫伯溫至岳舉前議白之且曰岳言不足聽則進
取方畧其在連與伯溫語數日伯溫曰交事屬之君
矣於是許登庸如岳議登庸聞岳言遣信輸款岳以
前語輕者要之皆惟命會岳遷浙江提學副使又遷
叅政伯溫馳奏乞留之乃改廣東叅政分守海北登
庸遣使來覘張慶州故在也遂降加岳俸一級賜銀
幣尋以征瓊州叛黎功加俸及賜如之二十一年塞

上多事言官合詞薦岳邊才伯溫言於朝曰比新得
二奇士才任督撫張岳可南翁萬達可北也遂擢岳
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旋移撫江西夏言治生曠有
司議廣信七縣縣徵千金岳令減十九帝詔江西治
嚴嵩第有司持贖請費曰予千金請益益之五百又
請弗予也而貽嵩書言當以儉德風天下嵩無以
難二十三年進右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姜烈撫
督府故饒供億岳盡汰之檄文武將吏非召不得至
軍門明年偕總兵官陳圭討廣東封川獍賊蘇公樂
等大破之俘斬三千二百有奇進兵部右侍郎又明

年廣西馬平諸縣猺賊亂督兵連敗之先後俘斬四
千招撫二萬餘人賊魁章金田等授首餘賊盡平增
俸一級召為刑部右侍郎巡按御史徐南金言岳御
衆有恩將士用命近方經畧連山諸賊未可遽遷乃
命留任先是連山賊李金與賀縣賊倪仲亮等據險
出掠延及湖廣衡永郴桂之境積三十年不能平至是
岳以兩廣兵會湖廣兵合討賊大潰將士深入窮追
俘斬三千九百賊渠授首岳蒞鎮四年視民如子邊
防吏治綜覈無遺及是巨寇悉平部內無事召拜兵
部左侍郎湖貴間有山曰踏爾諸苗居之其東爲鎮

漢千戶所算子坪長官司隸湖廣其西屬銅仁平頭
二長官司隸貴州其北則接四川百陽諸苗先後數
反官兵不能制侍郎萬鍾常奉命征之四年不克乃
議撫授其魁龍許保冠帶湖苗暫息而貴苗反側如
故鍾竟奏苗平遂班師二十七年龍許保及其黨吳
黑苗復亂貴州巡撫李義壯告警乃命岳總督湖廣
貴州四川軍務討之進右都御史岳開府沅州召諸
司計事皆言如鍾撫之便否則戍之使不得出掠義
壯堅守鍾議岳言貴苗不取將煽諸苗盡反前人撫
之已不效即欲戍戍兵少乃劾義壯陰阻兵計屢犯

軍典義壯坐罷而僉都御史王學益者先義壯撫貴州素與鏜並附嚴嵩主撫苗議者也至是數從中撓岳岳不顧持益堅岳方議進兵而許保等潛襲破印江執知縣徐文伯因行剽剽溪鬼溪諸處踰月又攻破石旣執推官鄧本忠大掠而去事聞帝切責岳停其俸岳益奮志用兵二十九年秋使總兵官沈希儀叅將石邦憲等分道進師而躬入銅仁督之又慮土官貪功妄殺下令得賊中被掠人口者與斬級同賞岳節制嚴明將士爭奮先後俘斬賊寇五十三人賊衆千八百有奇墮崖及饑困死者無算賊且盡獨許

保黑苗兆匿林箐不獲獲其家屬岳以捷聞且言貴
苗漸平湖苗聽撫請遣土兵歸農朝議許之而酉陽
宣慰再乞者嘗攻平茶殺官吏懼并誅謂思州城小
可破欲因以為岳罪使之去明年春乃哄許保黑苗
突入思州大掠公私財物劫執知府李允簡邦憲發
兵要之賊縱允簡還允簡竟死岳素未嘗一問遺黨
當父子憾之事聞欲逮治徐階持不可都御史屠僑
尚書趙錦歐陽必進張經侍郎張時徹咸為之解乃
奪右都御史以兵部侍郎督師經因抵岳書勸稍委
蛇免禍岳曰安有張維喬為人乃坐不賂宰相死乎

已親故咸勸之岳慨然曰刀鋸鼎鑊皆士君子致命
遂志地吾即無狀何至畏死輸貨權門未幾邦憲等
破賊於貓兒岡岳遂督兵窮搜山箐餘賊震懼悉東
身聽撫獻還思州印及所掠人口而生縛龍許保以
獻八月湖廣兵亦討破諸苗擒首惡李通海等磔於
市自是苗就撫者惴惴奉約束無敢譁有訟亦出就
官司質成不敢復相讐殺三陟晏然岳以黑苗未獲
不敢報功諸將更與岳俱停俸如故已而再宣思州
之謀露岳發其奸而玄已遣使行萬金世蕃所岳請
下錦衣捕治或曰公不為嚴氏諱乎曰吾正欲破其

庇賊之謀何諱也世蕃益怒責岳盡絕苗黨以困之
或語岳詔責公職苗苗可盡乎比嚴氏害公明矣盡
計之岳笑曰吾髮種種矣昔張相要一見不可得今
顧入錢鬻官乎吾知捕黑苗應明詔而已黑苗益懼
竄匿無定所又明年八月邦憲竟得黑苗以獻自多
故來凡猾酋有名稱者咸屠刈無遺苗患訖息岳既
上捷卒不賂嚴氏一錢是時兵部侍郎聶豹力請召
岳階又屢言於嵩終不得階與豹報岳諷少貶而岳
自以儒者不能從諸道士拜齋宮中即為尚書不能
白事宰相兒前殊無內徙意其年十二月竟卒於沅

州年六十三先是西南大星隕岳曰我當應之至是果驗諸司入視殮退閱其牀席服御皆枝梧敝裂驚曰張公簡儉至此乎喪歸沅人迎哭者不絕已而叙功復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襄惠當世宗時嚴氏擅政二十年邊督臣不肯入賂以功名終者惟岳一人岳博覽工文章經術湛深不喜王守仁學嘗與極辨三日守仁不能難祇曰子亦一時豪傑可畏也第無奈墨守耳岳退撰學則二十餘條自勵一以程朱為宗其後復以武功顯論嘉靖中年人物者以岳為首學者稱淨峰先生

論曰成祖以全盛之力鋤交南而郡縣之數服數叛
訖不能定而夏言乃欲建功於兵力旣敝之時斯已
謬矣岳之策安南與萬達之策河套相類也伯溫能
任其計不煩兵而威服遠裔可謂善於謀國矣若曹
珍忠而獲罪文盛賞不酬勞均可惋惜而岳以當代
鉅儒且阬於權奸老死南徼豈不重可太息也哉

明史卷二百九十三

列傳一百四十四

汪 鉉

張 瓚

史 道

曹嘉周同

甘為霖

胡守中

吳 鵬

陵陽必進

鄒懋卿

楊 順

路朱

指

魏謙吉

董孟威准

胡 植

高 燿

汪鉉婺源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歷副使按察使右布政使皆在廣東嘉靖六年由浙江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諸府鉉初以才見稱頗折節取聲譽為人機深外若踈直而內傾險不可測善窺時好為取舍見張璉桂萼霍韜方

獻夫得帝眷思附麗以進而韜獻夫皆廣東人鉉官
廣東時與厚善遂由兩人以自結於璉萼詣奉無不
至璉萼亦深受之得為廵撫帝之初即位也罷四方
獻祥瑞而鉉在南贛進甘露諛者以為帝孝所感帝
大悅薦之宗廟告謝天地厚賚鉉金帛自是四方多
言禎祥而鉉亦遂蒙帝眷為廵撫踰年即召入協理
院事數月進刑部右侍郎又數月進右都御史代王
憲掌院事去布政二年而驟長臺端鉉以前未有也
時璉萼並居政府鉉德之思為盡力凡二人所不悅
者率先意去之又見帝與璉萼深疾御史言事為苛

法以待諸御史諸御史無不惕息嘗條上束約巡按
十二事諸巡按御史皆欽職不得肆前後若蔣陽李
佶王宣譚縉沈奎陳太器陸夢麟李美胡體乾陳世
輔熊壽等或以酷刑或以薦舉失當皆為鉉所糾得
罪去又嘗劾南戶部尚書邊貢嗜河殲職即罷黜由
是帝益以鉉為能委任幾與璉萼埒九年十月遷兵
部尚書領故官仍掌院事萼督團營尋加太子太保
璉心害萼言欲借薛侃事陷之及廷訊鉉攘臂謂侃
既實由言言憤拍案大詈欲毆鉉為廷臣勸止既而
盡得璉與彭澤交搆狀璉坐免鉉居位如故然從此

檢邪畢露人益惡之矣明年九月御史張寅劾陰賊污賤帝責寅挾私黜為州判官又明年代王瓊為吏部尚書都給事中魏良弼等合疏論鉉不可居銜銜給事中葉洪又奏發其奸帝怒奪諸臣俸繼而編修楊名南京御史馮恩復劾鉉兩人竟請戍十二年京察竣帝命再點科道之不職者鉉即以良弼洪及秦鰲應詔鰲蓋嘗劾張璉者也鉉與吏部侍郎董玘不協誣以匿喪竟被玘職部議起用副使范時儉等帝以諸臣甫罷即起疑有私鉉委過於侍郎周用文選郎張廷言用坐調任廷言鑄級驗封員外郎莊一

俊以小過被笞辱一俊媿憤乞休鉉劾之反下詔獄
調南京右侍郎席春與鉉爭事不協後過事鉉不獲
與春議春怒訴鉉抵罪於地鉉遂上言當議大禮時
春附會楊廷和不從其尤書議又與楊慎輩抗疏跪
門草奏欲論魏謩去年楊名狂肆春以同里實與其
謀昨聖嗣誕生廷臣吉服稱賀春獨公服謝恩不在
稱賀列臣義不與春共事春坐奪職去先是南京禮
部郎鄒守益謝病侍郎黃綰方署部事為代請未報
守益徑歸事已踰年矣鉉忽追發其事遂調綰於外
而奪守益官鉉肆橫無所顧憚所排陷不可勝數舉

朝為側目而鉉方以柔佞自媚於上晏然以為得計也十三年七月命兼兵部尚書總督啓祥宮神御閣諸大工鉉於是分日理兩部事善典文武遷威權震天下帝嘗與璉及李時品礪大臣謂都御史王廷相佳士也戶部梁林甚正若鉉事無定見昨考察豈免在人璉等稱善時武定侯郭勛恣橫與鉉同督大工偶以事相左交詆訐帝召時語曰勛疏言工役事猶可若鉉皆憤詞此何可忍時為營護甚力帝意解二疏遂留中徐曰昨在東閣與夏言爭莊肅皇后諡此本禮部職與鉉何預乃悻悻如此言官何不彈之時

曰不敢帝曰所謂寧忤天子不敢忤權臣也卿可以
朕意戒諭之於是二人各疏謝帝優責鉉事多紛擾
鉉頗懼帝時春夏言甚鉉心羨疏請凡大事乞如內
閣及禮部言例得密封聞奏帝不許既而總再罷相
勅言益用事鉉稍失勢帝亦漸悟其奸不復委任如
初矣會御史魯剛戴銑劾兩京大臣劉龍等九人章
下部議鉉上言頃奉詔起用舊臣十二人顧起廢方
行而攻擊遂至非所以愛惜人材也且龍等豈盡出
十二人下恐舊者未必悉賢新者未必不如舊臣以
為留之便帝覽之不悅時猶以惜才為解帝曰才固

當惜亦當有區辨安得盡舉所劾而褒之因與時品
第九人定去留而責鉉拒諫辜恩奪鉉及侍郎以下
俸當是時鉉頻奉譴讓外廷皆知帝眷已殺於是始
事中薛宗鎧孫應奎交章劾之鉉疏辨且乞休帝猶慰
留而給事中翁溥何天啓沈繼美馮汝弼潘子正御
史曹遠王廷復相繼論劾鉉再疏求去歷詆宗鎧等
挾私報復且言按律言官挾私不實者論如誣告又
憲網已奉詔處分毋再劾蓋所以絕欺罔尊主威也
今諸臣排擊不已如國體何每見大臣被劾竊含忍
之舉率以不辨為高臣竊非之請以諸疏及臣疏俱

下法司勘問於是會冊獲劾之留中未報二日帝與
閣臣費宏李時語及鉉二人請留之以畢大工帝曰
鉉邪佞詭隨留之無益今言者不已鉉又不肯自陳
不知何顏復立班行二人退以帝意諭鉉鉉始引疾
詔許之而盡黜宗鎰等踰年鉉卒諡榮和鉉性行無
常見有勢者附之柔眉若無骨即官卑及失勢操之
如束濕然初既為張璉廷斥憂言及璉不勝去好詞
謝言曰少傅為之我固知不可也且揭璉私以媚言
言怒遂解久之璉再起知其嘗與言私大恚絕不與
見鉉窘晨候璉私第長跪堂下璉見駭曰何至是掖

之不肯起，淚淫淫交頤。若有所訴，咽不得言者，憇笑且憐之。交好如初。方其貴盛時，大納中外賂遺，縱子弟僮奴，豪其鄉，奪人貲產，以萬計。鉉甫死，宗黨數千人毀其居，立盡。

張瓚字廷獻，先世滄州人。其曾祖以功授府軍左衛副千戶，遂家京師。瓚方面修耳眉，挿入鬢骨，隆隆起，顧盼偉如也。登弘治末年進士。正德初，授吏科給事中，累權通政。叅議故事，通政之選，惟擇體貌修偉者。吐洪暢善京師語者，以故瓚自叅議至通政，使幾二十年，不更他曹。中間嘗一遷太常，旋歸。故任以其身。

言足稱也至嘉靖十年始遷戶部右侍郎督軍餉延
綏寧夏已改督宣府大同餉大同兵變總督侍郎劉
源清落職即改瓚為兵部往代之瓚未至即中詹榮
等已密擒首惡二十餘輩定亂軍瓚因馳至城外麾
諸路兵退二舍以示無他而與巡按御史蘇祐鼓吹
入城集文武將吏置酒高會賚有功者而還帝大喜
改瓚督兩廣軍務時武定侯郭勛用事瓚陰附之會
兵部尚書缺勛密薦瓚可任帝亦自奇其貌曰此福
將足使也以故廷推數人皆不用獨用瓚瓚性素貪
無物望自前為通政時已數被彈劾徒以家在輦下

素通中貴人而瓚又善結納譽言日聞遂驟登樞要
有都督張洪者嘗坐罪謫戍至是客瓚所諸邊將有
干請洪為度地腴瘠第賄重輕而以十一酬洪洪所
得亦不肯諸邊自總兵而下無不以賄進者即素曉
勇有功閩葉弗用由是邊事大壞吉囊俺荅縱橫塞
上所至覆軍殺將諸邊告敗不絕言官劾瓚者亦踵
至帝終以瓚為才不問也安南征討議起中外多陳
方畧悉下兵部瓚漫無經畫率視帝意為可否時南
北用兵諸將帥苟有新獲輒歸功本兵瓚同其賞苟
敗則瓚多方為掩覆即至債事致辟請讓亦不及朝

野為之功齒而帝信任彌堅帝嘗賜瓚飛魚服瓚別
衣他謁者朝帝於行宮五色奇麗帝望見以為蟒也
怒語鞠臣夏言責瓚僭越且怒言官不舉奏言對瓚
所服乃飛魚非蟒也帝不信責言黨護給事中高擢
御史沈一定等遂交章劾瓚帝惡其不全劾奪俸五
月而以禮科乃專責奪俸八月衆謂瓚且敗矣比瓚
引罪疏入顧溫旨慰諭一無所問蓋帝之初發怒也
中人先密以告瓚故得預為計瓚所以酬中人者亦
甚厚嘗以邊將奏功廢錦衣者二以大功告成廢監
生者一其加官自太子少保至少保率以無功而得

為言官所論瓚未嘗辭也為兵部八年至二十一年始卒瓚無他智能徒以狀貌奇偉中帝意遂眷遇終其身屬時政污濁與郭勛嚴嵩胡守中肆意為奸利中外號四凶而帝不之知既死獨惜之命卹典加厚諡恭襄

史道字克私涿人與父俊皆舉鄉試第一成進士俊終潁州兵備僉事道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世宗立勅兵部尚書王憲順天巡撫劉達詣榻權奸達遂落職已救吏部尚書王瓊請宥其死瓊得達戊嘉靖元年帝修迎立功司禮及潛邸內臣俱廢錦衣世職

道言恩錫太濫不納道既救王瓊以瓊為楊廷和所
疾恐見黜因欲劾廷和會遷山西食事疑廷和排之
遂上言廷和滿朝元惡臣嘗草疏欲劾為所覺亟出
臣於外臣誠無狀恐一旦得禍貽臣母憂乞陛下賜
之致仕全母子微命因以所草原疏封上誣廷和交
通宸濠諂附江彬錢寧納賄專權且云先帝自稱威
武大將軍廷和未嘗力諫今於與獻帝稱皇稱考乃
欲以去就爭之欺罔孰甚當是時廷和以碩德輔政
舉朝方倚為重而道忽肆詭譎莫不駭愕廷和求去
帝慰留之而責道妄言下之吏部尚書喬宇等劾道

挾私遂繫詔獄兵部尚書彭澤言道常力救許恭張
宏王瓊陸完自知清議不齒因以搏擊當路為名真
奸人之雄不可不治帝乃令所司訊道黨奸狀廷和
以道有老母隨養京師既乞宥道帝優詔報之而御
史曹嘉忽助道詆廷和謂廷和擅威權以移主柄彭
澤黨大臣以惑聖聰而末言正德間奸權用事直言
者輒下詔獄今當新政不宜箝天下口於是廷和澤
及蔣冕毛紀咸杜門乞休帝雖降旨慰留而諸臣求
去不已數日閣中無人御史張袞上言史道曹嘉極
論輔臣致大小臣互相詆訾此非社稷之福也廷

和當武廟時權奸竊柄既不能積誠意以格君心又不能決去就以明臣節是則可議也至陛下登極以來撥亂反正足稱救時宰相而道一旦指為元惡不已甚乎夫為言官者當避人焚草入以告后而道乃先揚其聲邀人勸止及至外遷然後發之其心跡諱秘亦可見矣陛下何不以此罪道而以排陷大臣下之理是使道有詞也且廷和以論劾故而連章乞休同官又以廷和故而駢跡求去臣恐政柄潛移隱憂可畏幸諭廷和等亟出視事毋要絜己之名忘委身之義章下所司嘉後極論喬宇奸邪宇乞罷尚書錄

交林俊以國事紛紜亦力求去十三道御史劉廷蓋等上言邇來災異非常盜賊猖獗重以遺垂有警正在位大臣所當憂何可先去以為民望自古欲去大臣者必以朋黨為說究也大臣去而國事危如武廟時劉健謝遷韓文等俱以朋黨去而逆瑾寧彬之禍接跡繼踪今日深憂正在於是宇與交俊本同時召用宇今求去此交與俊所以不安其位也乞諭廷和等速出以全君臣之義帝深然其言諭廷和宇等出視事頃之鎮撫司以道獄詞聞詔誦南陽通判帝既薄譴道諸大臣亦自安而嘉乃列廷臣五十餘人為

四等各有品目於是朝論獲大詳給事中安磐毛玉
交章劾之遂謫嘉昌邑知縣御史向信劉廷蓋復言
道與嘉妄言亂政前給事閻寶暎之今兩人遷謫
而閻反擢浙江僉事物論不平帝亦方惡嘉等挾私
結黨令吏部斥之遠方於是再貶嘉茂州判官道金
縣丞閻蒙自縣丞制下給事中孟奇御史盧煥吳鏜
胡効才交章論救而御史許宗魯又與王交相詆辨
朝論紛然迄半載而後定及大禮成帝深疾廷和凡
忤廷和諫者悉召用由是道等三人並遷職道辭乃
以為江西僉事改河南理潁州兵備事道自是結議

禮貴人駸駸嚮用矣七年召為光祿少卿再遷左僉
都御史改大理卿十二年坐事謫山西右叅議又以
陛辭後期落職閒住帝雖罷道然心頗念之逾三年
特旨起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以禦賊築堡再論功
進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二十年遷左侍郎還理部
事尋坐大同失事除名為民俺荅犯京師召拜故官
三十年以目眚免甫抵家會市議起用仇鸞薦詔道
以故官領其事未幾獲叛人蕭芹進兵部尚書其秋
以俺荅負約召道還命協理戎政俄言官合疏論劾
道求解職不許以獲哈舟兒功加太子少保廢子錦

衣世百戶其冬仍以目眚致仕歸卒道歷官靡所建
樹徒以劾廷和蒙帝眷馴致通顯子直臣進士工部
員外郎嘉扶溝人閱臨清人與道俱正德十二年進
士同為庶吉士三人意氣相得嘉初與舒芬等諫武
宗南巡杖闕下為吏科給事中當張璉劾追崇之議
禮部侍郎王瓚是之閱劾瓚附會邪說瓚竟引退及
帝欲加獻帝皇號閔又爭之然皆性行輕浮卒以附
道見斥公論嘉歷江西布政使坐大計不謹奪官閔
終貴州叅政

甘為霖富順人嘉靖二年進士由知州入歷工部郎

中時方營建郊廟零墾諸大工為霖常督役役竣驟
擢太僕少卿尋添注正卿十二年拜工部右侍郎蓋
釋褐至是僅十年又三年復以督理宮殿修繕諸陵
預建壽宮功由左侍郎添注本部尚書專督大工十
六年武定侯郭勛劾其督工稽緩與中官溫璽俱奪
職初為霖掌營建時與督工中官深相結既家居二
年潛營後起前職仍督大工自八年工興以來采四
方大木至是十年矣所營構若郊廟奉先諸殿慈寧
宮社稷壇本恩殿及慈慶一號諸殿皇窮宇西苑仁
壽宮七陵壽宮龍鳳船沙河行宮皆垂成為霖言木

足用乞停採運息民力報可二十年代張潤理部事
督大工如故給事中聶靜劾為霖污辱洪憲不可以
位六卿不聽既而給事中林廷學御史陶欽夔嚴節
慎庫錢穀言指揮楊起昕領解臺基厥銀四十萬兩
初無實收宜按治為霖為起昕祈免廷學等遂并劾
為霖章下法司起昕戍邊置為霖不問久之以造宗
廟祭器請開和銀例生員得入監承差知印得投職
從之為霖初以皇穹宇成加太子少保及重建太廟
成進少保賚銀幣加等前後恩命沓錫因於其家構
巍樓藏所賜書籍及勅誥御札既成請帝賜名額帝

嘉之為命名曰尊恩為霖已久疾終無去志給事中
黃宗槩劾其懷祿固寵味進退之義帝以宗槩致齊
日上奏奪其俸而聽為霖致仕喻年卒為霖性傾狡
卑佞嗜利無厭好諂事權倖值帝歲興土木為霖始
終其事能以敏給一切取辦故大被恩眷從下僚驟
躋顯秩屢為言者所攻終莫能入云

胡守中字伯時寧陵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刑部主事守中姿貌秀偉然薄行檢素不為卿士
所重及是見武定侯郭勛勢盛家多金寶仗妾心豔
之假房中術出入其閨闈大為勛所愛倖因藉其力

得改御史出按畿輔。詠富人楊謙犯法夜投白金二
千黃金器數具守中業受之會緹騎調之急守中懼
匿過半以其事聞謙竟坐戍帝將幸承天先期命工
部侍郎江曉治道曉緩慢為守中所劾下獄褫職帝
由是悅守中會推擇宮僚輔臣希旨以守中兼春坊
清紀郎比車駕啟行道經守中所部守中先饒有司
治馳道吏俱衣繡衣供事而守中獨前行伏道旁帝
遙見色喜及進饌饌又豐美帝愈喜即命隨行督卷
從諸務守中故傾險既承恩寵益恣肆無所忌甫至
真定即以供具不辨劾巡撫都御史陸鈞巡按御史

王應既渡河又劾巡撫都御史湯瓚巡按御史馮震
四人坐除名又疏薦河南按察司劉隅堪代瓚帝輒
報可當是時守中肆行搏擊勢張甚先聲所至長吏
無不人人惴恐爭先賂遺守中所得已不貲既至承
天布政使徐乾按察使吳允祿私以五百金饋守中恐
人覺之且欲飾為廉也遽聞之帝帝遂下兩人獄而
益以守中為賢立超擢右僉都御史兼詹事府丞駕
將旋守中乘駿馬每夜馳百里置頓比明又還侍如
常既至京南京御史楊逢春疏劾守中及溫仁和李廷
相費袞胡經黃芳輩人品庸下不宜改官條詔仁和

等各還原職獨留守中如故尋進左副都御史御史陶謨饒天民並劾其罪守中疏辨求罷帝慰留之二十年以邊警議遣大臣總督薊遼軍務帝即進守中兵部侍郎兼故官以往陛辭帝撫之曰好為之行大用也守中素不習戎事性又貪愷至則肆行掊克將吏莫不被毒塞外故有大木制敵騎奔突守中命軍士伐而鬻之築來遠樓費鉅萬計自誇可以威敵時郭勛已下獄帝漸悟守中交私狀恩眷已移而守中不知也奏言修樓已畢乞錄將士功帝曰守中破冒帑金恣行科罰駐穢狼籍又擅伐百年大木自撤藩

籬乃反以為功耶命兩御史往覈之未至守中又繪所築樓為屏障以獻并請樓名意謂且大加恩賚而帝以塞上工程例應御史覈上責守中違制守中始懼初守中之佐都察院也言官方攻勛守中恐勛敗而已及禍亦奏發其奸至是給事中章允賢劾守中言郭勛會勸時曾無他言惟謂守中負我我嘗薦之於上及被劾又密為營解今乃以警報臣聞其初結勛為義父見妻子通貨財勛家奴輩與執袂為友是勛之惡守中實助之及為總督假修建名責富民三百六十家賄雖都御史程鵬亦不得免且擅開武舉

叔富將之子考補廩增侵學校職其子來貢借用導
從往來軍門交通閹節又遣昌黎知縣李相潛詣京
師廣行賂遺此其人寧足為國干城哉疏入帝立命
逮治法司吳山毛伯溫等論守中新來貢相坐罪有
差越五年伏法西市

吳鵬字萬里秀水人嘉靖二年進士除工部主事累
官江西左布政使二十九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
地時塞上多警部議欲損江西兵食以充邊餉鵬以
鄱陽南贛皆盜藪力持寢之入為工部右侍郎調刑
部尋以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漕運遷南京

右都御史召拜工部尚書三十五年吏部尚書李默
得罪命以鵬代鵬初官兩司頗飾為清謹既遷巡撫
寢不迨前至是尤嚴嵩父子勢盛遂傾身阿附百官
進退聽其指麾即遐方小吏無敢自專者致白黑淆
亂官常毀裂中外莫不憤子紹素不能文因僭董份
主會試遂得舉進士物論益譁而鵬方藉寵私門以
固位漁利御史耿定向嘗劾其六罪終以嵩故得無
患居吏部六年加至太子太保最後為吏科梁夢龍
等所劾乃令致仕而以嚴陽必進代之必進字任天
安福人正德中進士授禮部主事累遷浙江左布政

使嘉靖二十三年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鄭陽尋改撫
應天入拜刑部右侍郎改兵部兼僉都御史提督兩
廣軍務討瓊州黎賊那燕俘斬至五千三百有奇官
其一子已遷南京右都御史三十年召為工部尚書
以築京師外城功加太子少保憂歸服闋而工部尚
書趙文華罷詔推勤能者任之吏部以必進應詔帝
疑其老以問嵩嵩與必進密戚力言可用遂命之時
三殿及午門悉燬移朝會於端門帝以朝覲期且近
欲急建午門樓責成工部甚急必進懼得罪則詭言
門材已具而中官督工者言材實未辦帝以必進為

欺手勅問嵩嵩力為掩覆久之工興而朝覲已竣至
次年秋始成必進猶以功加太子太保尋玉熙宮成
進少保必進既致位三孤則厭工部事繁欲避之會
左都御史缺求之嵩嵩屬吏部尚書鵬遂以必正名
上帝知其故雖用之意勿悅也必進既得命當跪辭
疏上未報而部院有別奏已疏必進新銜帝乃下辭
疏曰必進已涖任何復辭必進惶懼急謀之嵩嵩奏
以既之官當復謝帝雖悉然亦無如何未幾鵬罷當
推代者左侍郎袁燁與右侍郎馮天馭率郎中以下入
直所叩之嵩嵩傲然曰年貴官位孰有先殿陽者何

問為煇等知帝厭必進推之且遭譴而重違高意乃
往質次輔徐階階亦不能決忽中使傳旨推煇禮部
尚書煇大喜揖天馭曰吾去矣公善圖之天馭悒然
垂涕曰公上所眷即忤旨必無他我何堪此責耶竟
迫於高首列必正名上帝果大怒擲之地高私奏曰
必進實臣密親而為人長者其資薄官秩莫或先之
臣老矣待此人得政而快帝亦竟不能阻而心甚嘆
之然必進雖由高進用其居吏部不至甚狼籍與鵬
有間而帝終以非己意欲尋端黜之會尚書湛若水
卒其孫請贈官必進覆從之帝遂發怒詈若水偽學

而令必進對狀竟奪其加官侍郎以下俱停俸居數
日以推戶部侍郎劉大實趙貞吉督餉不當復降俸
二級踰月禮部尚書缺衆推郭朴帝大怒曰撰文諸
臣例不得擅推推朴何也其以狀對必進引罪乃罷之
嵩自是亦漸失眷矣明年嵩竟得罪

馮懋卿字景修豐城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授行人權
御史太廟成奉安神主帝不親行懋卿疏諫不聽累
遷大理少卿三十五年轉左僉都御史明年進左副
都御史懋卿故豪宕不羈以才自負見嚴嵩竊政遂
深附之為所暱而嵩子世蕃亦暱懋卿會戶部以兩

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不舉請遣大臣一人總理常
遂用懋卿前此祖宗朝間命大臣理鹽政或二人分
理或止遣一人理兩淮兩浙無總理內運司者至是
懋卿盡捭天下利柄威焰薰灼又內倚嚴氏父子恣
行無忌所至市權納賄叱咤風生監司大吏望塵趨
拜府縣有司膝行蒲伏苑上食惟謹而懋卿性特奢
侈視財猶糞土長吏又承奉過當至以文錦被廁床
白金飾溺器由是公私耗損千里騷然而懋卿歲時
饋遺嚴氏及諸當道亦不可勝紀其按部常與妻偕
行製五絲與令十二女子昇之儀從煇赫道路傾駭

淳安知縣海瑞慈溪知縣霍與瑕皆以抗忤得罪罷
去南京御史林潤嘗劾懋卿五罪要索屬吏覬遺鉅
萬罪一濫受民訟勒富人賄罪二置酒高會日費千
金罪三虐殺不辜怨咨載路罪四苛歛准商幾至激
變罪五䟽入竟以嵩為之地置不問四十年召為刑
部右侍郎先是兩淮餘鹽歲徵銀六十萬兩至三十
二年新設工本鹽引加三十萬及懋卿又增共至一
百萬懋卿去淮未幾巡鹽御史徐燝極言其害乃
後六十萬之舊懋卿所建白苟且屬民率此類也明
年嵩收御史鄭洛劾懋卿及大理卿萬宗朋奸贖貨

兩人皆落職閑住既而籍高貨不足二百萬詔旨嚴
切有司指為懋卿家藏匿遂詔巡按御史逮問而
宋實受寄嚴氏銀八萬兩懋卿用計始之得其二萬
事皆露案及懋卿先後戍邊時坐嚴氏黨得罪者工
部左侍郎南昌劉伯躍南京刑部右侍郎德安何遷
前僉都御史萬安張雨南京光祿少卿武進白啓常
春坊右諭德蘭谿唐汝楫南京太常寺卿掌園子監
事新城王材太僕丞新喻張春及嵩婿廣西副使袁
應樞伯躍女為高甥婦遂攀嵩以進遷素以講學名其
巡撫江西厚飲以遺嵩父子兩先巡撫湖廣亦貪肆

不檢啓常初官禮部郎。匿喪遷光祿與村汝楫俱為世蕃狎。客啓常至以粉墨塗面供歡笑。而村汝楫俱出入嵩卧內。閔通請屬春以進士及第嘗歷侍讀。為義子。被論改官。應樞以嵩故由貢生超擢。至是皆為言官所劾。奪職。應樞復坐侵匿嵩產。謫戍烟瘴。

楊順德州人。為人傾狡。好事不修節。聚衆嘉靖二十年進士。累官朔州兵備副使。是時嚴嵩用事。而俺荅歲犯邊。諸邊兵備使者納賄。嵩家即假邊才破格超為巡撫。順艷之厚賄。結嵩三十四年。渾源賊郭尚儒。甯聚四百餘人。據廣靈西山。剽劫遠近。順偕叅將李

欽計擒之其黨遂散論功進秩一級時奸人丘富等
降俺荅為謀主頻盜邊巡按御史李鳳毛薦順有智
畧請使圖之乃畀順萬金令設策密捕其冬防秋畢
叙邊臣功順亦遷叅政俄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
明年以捕獲叛人張邦奇呂仲佑進副都御史巡撫
如故又明年二月賊萬餘騎入陷拒胡堡殺將士南
犯威遠井坪又以萬餘騎屯天城攻毀村堡三十二
巡按御史路楷以聞因劾順及總督江東罪嵩庇之
但停俸三月未幾遂進兵部右侍郎代東督宣大山
西軍務順既以嵩力用副使一歲餘驟遷總督德嵩

甚遂與御史楷計殺沈鍊以悅嵩嵩亦深德順凡邊
事偵敗咸為之掩覆其年九月寇數萬騎入掠大同
右衛及應朔二州懷仁馬邑二縣攻毀墩堡七十餘
殺吏民三千有奇楷以聞順大懼急賄楷七千金而
楷又受嵩囑及劾嚴盡易前奏反稱順功嵩為之內
主順竟得套千戶其冬俺荅長子辛愛有妾桃松寨
與所部叔令哥通懼誅相攜款塞求附順納之送二
人關下自詡奇功辛愛聞而大怒遣騎來索不得則
擁衆縱掠塞內大同左右衛諸墩堡攻毀畧盡揚言
願以馬駝易妾若不與當蹂內地使十年不得休息

巡撫朱爰以其語聞請速為計紓邊患未報寇益深
入圍右衛城數重順大恐欲還桃松寨而慮帝譴責
則詭言寇顧以丘富趙全等易其逃妻兵部尚書許
翰嵩黨也亞奏許之於是遣二人還行至白登顧全
人誘使西出塞而密告之辛愛二人遂被戮寇既得
逃妻則益輕中國且知順無能為攻右衛益急分兵
圍左衛及威遠平虜二衛城歲且盡寇至滋多道路
梗塞烽火斷絕明年正月順及褚達章告急帝大驚
命亞發帑遣援軍嵩知順失計欲委罪他人為順地
乘間言總兵官龔業怯懦宜罷巡撫爰與總督不相

能宜易帝入其言下兵部議尚書論覆如嵩言由是
芟與業俱罷而順居職如故朝論為之不平給事中
吳時來因抗章數順殺良民糜軍餉納凶致寇諸罪
且發指受金欺罔狀帝深然之密以問嵩嵩曲為辨
言諫官風聞未可信順當停俸視事帝曰時來疏不
盡風聞也今鎮巡既去總督獨留可乎其速順指以
來當是時邊城圍急帝深用為憂且以順召寇失律
恨之故嵩不能救比逮至刑部尚書鄭曉當順死指
為民嵩窘則與子世蕃設策欲緩其獄乃奏言指受
金事重當行勘若以部所擬為輕者於是給事中鄭茂永詔

往茂亦當黨也使指本勘受金事及還顧為順事事
辨釋而請追論笈罪且言指受金無左驗法司遂盡
反前律改順成指降邊方雜職笈逮問制下朝論益
詳然畏嵩莫能直也指汶上人由進士官御史既請
復以嵩力累遷戶部主事坐貪縱大計削籍陸慶初
給事中陳瓚追論順指附阿權相殺直臣并及其受
金事詔逮下法司與錦衣衛雜治論斬成其妻子追
所盜贓順尋歿死笈桃源人由進士累官山西副使
擢右僉都御史代順巡撫大同時順指及宣府巡撫
張鐫朋比作奸笈獨不與之合及議桃松寨事又與

順相失順等乃譖之嵩嵩遂乘機構罷之笈未去任而順楷先被逮人皆以為快嵩獨恚甚屬並陷笈法司又徇嵩竟與順同罪亦戍邊隆慶初起故官歷撫寧夏大同山西萬曆初入為戶部右侍郎未上謝病歸卒

魏讓吉字子惠栢鄉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歷官御史擢大理寺丞進少卿讓吉輕狂不修士行屬嚴嵩嵩國遂依之以進三十四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尋進右副都御史改撫山西踰年進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是時俺荅移帳西海甘肅益告警

謨吉屢陳邊務多報可三十九年春奏言近俺荅獲
移駐莊涼誘我屬番臣遣人撫諭番人不敢附逆已
而賊入犯臣檄總兵官徐仁等邀擊於山丹西寧諸
番以兵來助連戰斬首百餘帝嘉之進秩一級未幾
復言套賊寇寧夏臣與巡撫覆翼檄總兵官趙應元
禦之斬首六十有二詔賚金幣謨吉在鎮三年為權
奸所庇得肆貪暴掎克其下若譏鴟乳虎叩市井人
猶羞言之而謙吉益嗜進不已其冬復黃緣還理部
事未抵京卒禮部言三品未滿考卹與當減殺嵩從
中主之竟獲全予且贈右都御史錄一子官及嵩敗

給事中張鳴瑞進論詔奪賡祭墓當嘉靖中葉南
北軍興帝方破格用人而嵩即藉是取賄一時債帥
無論即文臣為督撫亦多由苞苴得之其貪婪最著
者又有信陽董威祥符益淮南昌胡植威由進士為
御史素無才行以賄結嚴氏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
延綏賊穢狼籍措置乖違嘗報首功不實被奪俸薦
慶陽知府孫續養續旋以貪敗吏部尚書吳鵬受嵩
屬免威罰帝不從調之南京時威已進副都御史改
撫保定遂調南京大理卿故事兩京大理率用巡撫
稱職者威宜降反擢則鵬狗嵩意為之也未幾復以

右副都御史總督湖廣四川貴州軍務未上為南京
臺諫所劾鑄秩調外淮為謙吉同年進士累官山西
左布政司以賄聞三十九年就遷右副都御史巡撫
其地淮益肆貪墨政事不修三閩舊用平陽澤潞民
杜防秋淮奏免之徵其課致寇深入總兵官王懷邦
被劾下巡按御史逮治御史以屬太原知府於惟一
惟一為治有聲嘗捷懷邦部卒至是坐懷邦大辟懷
邦窘則以民壯事挾淮欲上書發其奸與俱死淮懼
屬惟一寬之惟一持益力淮恚且怒遂誣劾惟一罪
晉王狗士民請上章乞留帝不悅調惟一他府而降

勅切責王且罪其長史未幾六科給事中梁夢龍等
劾准不職當庇之僅調應天府尹居數月給事中立
梈復劾准布政時賦罪終以當力居職如故當收被
論乃落職植由進士任御史累遷大理少卿以與嵩
同江西人遂攀緣賄附嘗勸嵩殺楊繼盛三十四年
以僉都御史總理河道遷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甫
拜命言官交論下遷南京光祿卿嵩罷考察拾遺勸
致仕

高燿字子潛清苑人嘉靖十四年進士累官戶部右
侍郎總督倉場兼理西苑農事三十五年代江東為

戶部尚書耀為人柔媚無節蔡始賄結嚴世蕃得進
用及典邦賦職著聞後世蕃敗慮為人彈擊欲自
媚於帝而內侍多其戚屬為之援會帝急購龍涎香
不能致而往者大內災中人嘗竊得不敢進耀聞厚
直購之得八兩以聖節建醮日獻帝大喜百倍其數
償之而加耀太子少保耀自是遂蒙帝眷帝齋修日
益虔醮筵供珠玉珍寶無算內藏且竭則令戶部購
買耀市得珍珠二萬五千八百餘枚凡八種寶石五
千枚凡三色以進帝少之諭耀更求寶石徑二三寸
及貓睛祖母碌朱藍石紫英石綠撒字尼石紅刺石

比阿洗石期以六月望進至期燿果進諸寶四百五十餘枚帝益喜久之廣東採珠雲南貢寶石不至問燿燿移檄定限責之尋命燿發帑銀市黃金燿以奉詔倉猝請先進五千五百兩帝以為不足已而所進金色未純疑工匠有奸欲窮治燿皇恐謝罪請更進足金千兩以贖過帝意乃解帝頻年詔戶部購龍涎香然所進者少帝謂閹臣曰此非難致第不用心耳朕嘗加恩於燿何忍忽此於是燿震怖待罪請遣使闡廣多方購之帝曰故事用此香製餅名萬歲香非朕齋修始用也往梁材詐慢謂世無此香爾何效之

己耀購二十四兩進獻云得之民間帝乃喜耀官戶部久奉職無狀先是考察拾遺為南京科道所劾已而薦戶部主事陳洙分考順天鄉試屬其子堂得中式而外簾為通關節者即耀弟宛平丞燦也事覺給事中曹棟復劾之帝皆不問至四十四年秋給事中周舜岳言今國計日絀咎在戶部耀經畫無術專務營私受解戶金錢動千計宜亟賜罷斥給事中馮成能御史張振之亦相繼論之而吏部為之掩覆帝手批其牘曰耀未聞有過先亦無言其過者豈因近奉詔購香石箱加恩獎遂見嫉忌耶其為帝眷護如此

尋以六年猶加太子太保燿既屢被攻訐益思中帝歡
固其位明年春進珍珠百三十八兩已進美玉可為
璽者三帝猶嫌不中程令偕禮部再購於是燿復進
綠玉盈尺者三帝乃大喜諭燿祖制五寶皆非善玉
可更購西域美者又以大珠一枚甘黃玉刀缺一具
示燿令準式以進燿求兩月不得帝以為遲督責之
且諭以無遠嫌怨為避害計燿皇懼乃以先覓大小
珠千五百餘顆上進帝納之而令亟發重價購所謂
甘黃玉者亟帝崩乃已初帝眷燿甚吏部尚書胡松
卒欲用燿代之徐階不可而止及穆宗嗣位始罷歸

久之卒

論曰仁宣以後士氣敦朴矜尚廉隅先代之遺風未泯也自嘉靖紀元柄落權奸政成賄賂中外營私梯寵奔趨如鶩舉不知廉恥為何物矣以至官方盡裂戎馬生郊諸臣之罪尚可更僕數乎嗚乎世宗安黨長生暱於佞倖乖張錯亂毒流天下而不返甚哉人主念慮之微可勿慎與